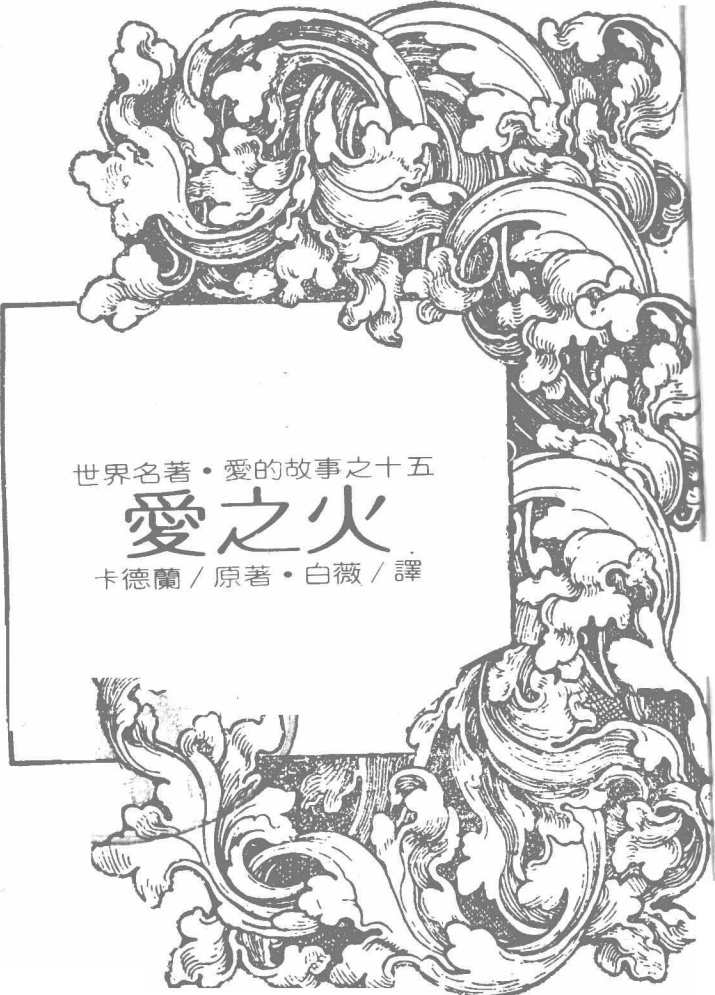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愛之火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五——卡德蘭／原著・白薇／譯

1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十五

# 愛之火

卡德蘭 / 原著・白薇 / 譯

# 愛 之 火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⑮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卡 德 蘭                 |
| 譯 者   | 白 薇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明 遠 社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|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   |
|       | 電 話：H 6 1 6 6 8 3     |
| 發 行 所 | 明 遠 社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|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   |
|       | 電 話：H 6 1 6 6 8 3     |
| 印 刷 所 | 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    |
|       |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   |
| 定 價   | 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.5 元 |
| 初 版   | 1 9 8 0 年 2 月         |

---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※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## 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

「不！不！……請不要再打我了……請饒了我吧……饒了我吧！」

女孩的哀求忽然變成慘呼，因為皮鞭越抽越猛，她癱倒在地，痛苦的啜泣着。

那女人使勁猛抽最後一鞭，然後狠命把皮鞭擲向牆壁。

「這該給你一次教訓了吧！妳這小賤人。」她怒吼，「讓妳父親醉成那樣。」

「這……不……不是……我……我的錯。」女孩低聲抽噎。「他……朋友來……找……他……的時候……他……他把我……支開了。」

「藉口！妳總有藉口！」她怒嚷，語氣到後來卻一轉而成喃喃自語，「我今晚該怎麼辦呢？沒妳父親陪，我怎能去赴宴呢？」

見到她似乎怒氣微消，躺在地上的女孩小心翼翼地站起來，晶瑩的淚珠滾落腮邊，但她的眼

波卻仍那麼溫柔，不含絲毫仇恨和敵視。

她已習慣於繼母的毒打。繼母的脾氣出名的狂暴，不如意時就打人洩憤。艾薇娜成了她的出氣筒。

「該怎麼辦呢？」繼母自言自語。

她走過房間望向窗外，眉頭緊鎖，細長的手指不住地敲著窗台。

葡法混血的璜妮達是英國九五軍團雷喬治少校的繼室。結婚時，稱得上是位美人。

但戰爭爆發後，生活日漸艱苦。雷少校又因傷鋸腿，終日沉溺酒鄉，這一切使得璜妮達脾氣更加兇暴。她的臉色陰沉，鎮日咒罵不休，有時怒氣發作，幾近瘋狂。

艾薇娜怕她到極點。她學會坦然接受繼母的鞭打，而不懷怨恨。她像個哲學家，曉得世間有許多事情本身就無可理喻，唯有忍耐一途。

由於營養不良，又飽受虐待，她的個子矮小，發育不全，看起來就像個小孩，實際上，她已滿十七歲了。

她蹣跚地爬起來，艱苦地地理平裙子的下擺。她的衣裙破爛不堪，早就褪色了。背部及肩膀如火燒般痛楚，她忍不住低低呻吟。手臂鞭痕宛然，血絲涔涔流下。

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璜妮達佇立窗前。

「我也不曉得。」艾薇娜回答，「再不然妳就不要爸爸陪，自個兒去參加。」  
繼母緊皺的眉頭似乎舒緩了些。

「可以嗎？別人會怎麼想呢？他們會怎麼說呢？」

「我想他們大概不會注意到吧？」艾薇娜說。

「我可以說他生病了，這倒一點不假。再不，我就照實講。」她怒道，「告訴大家妳那蠢父親爛醉如泥，就算法國軍隊打過來也弄不醒他。」

「我真希望能跟妳一塊去。」艾薇娜渴望的說。

繼母不屑地大笑。

「這倒真是新聞，妳看妳那副破爛德性，和稻草人沒什麼兩樣。再說也沒人請妳去。我早就告訴過妳，我決不會放妳出去參加宴會的。當初我嫁妳父親時，也沒答應說要照顧妳這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兒。」

她撒謊，兩人都心裡有數。

璜妮達已年過三十，偏要把自己說得還像個少女。

實際上，她能嫁給雷喬治這個英國軍官，還算她運氣。在里斯本，沒有人願意娶她，因為她既無嫁粧，又有法國血統。

驀地，她猛力往窗台一槌。

「我一個人去。」她宣佈，「就這麼決定，我在街上隨便拉個英俊男子陪我參加舞會。誰知道？也許韋伯爵會一眼看上我，要和我做朋友呢！」

「這次舞會一定很美妙。」艾薇娜嚮往的說，輕輕撫揉痛楚不堪的手臂。

「這次可說是里斯本有史以來，最盛大的舞會。」璜妮達說，「怎麼不是呢？當我聽到威靈頓將軍在維多利亞大敗法軍的消息，高興得心臟都快停了。」

璜妮達隨時都不忘誇大自己的愛國心，因為她怕別人記起她有半個法國血統。

她脾氣壞，一半原因是她爲了有半個敵人血統而難堪，她怕別人會拿她當話柄。

她沒有什麼朋友，偶然結識幾位新交，可是又時常自覺遭到藐視或誤會，這時她就回家打艾薇娜出氣。

有時，她會歇斯底里的大哭，狂怒地詛咒所有的人和事，說她痛恨人類到極點。

近幾年來，經常短缺食物。但是現在有英國派軍駐防里斯本，又傳來威靈頓將軍的捷報，重新燃起人民的希望及信心，情勢又有了轉機。

農人不再將農作物藏起。市面上又有蔬菜，水菓及肉類出現，新鮮麪包也每天出爐。

艾薇娜憶起當初那段日子，有錢也買不到任何東西，現在，錢卻成了一樁大問題。不幸的是家裡只要稍爲值錢的物品，都早被璜妮達奪走。雷喬治終日爛醉如泥，根本弄不清他的撫恤金花到那裏去了？只要有錢供他買醉，天塌下來他都不管。他的信譽在城裡一向不壞，朋友又多，不愁沒酒喝。他滿足的沉迷醉鄉，對家庭的困境毫不理會。

艾薇娜明白，他連自己女兒都記不得了。

一個星期以前，艾薇娜還惶惶地問父親：「我將來該怎麼辦呢？」

當時他雖然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清醒，可是他皺著眉瞪視她，好像既弄不懂艾薇娜的問題，又

搞不清艾薇娜是何許人物。

「我不能就這樣過一輩子呀！爸爸！我已經長大了。但璜妮達根本不准我和別人來往，我連一個朋友都沒有，只能算是璜妮達的佣人，你又不是不曉得。」

有一刹那，雷少校臉上泛起難得一見的羞愧。

「因為打仗的緣故，日子是不太好過。」他囁囁解釋，「妳繼母只是有時神經緊張而已。」

「這我也曉得。」艾薇娜耐心地說，「但是情勢已逐漸好轉，大家都說戰爭在年底便可結束。」

「結束？有拿破崙在，咱們連一點希望都沒有。」雷少校譏諷道。

「那麼，也許是明年。」艾薇娜固執地說。「可是爸爸，我已經十七歲了。除了做家事和服侍璜妮達外，我也該有屬於自己的時間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呀。她甚至不准我有一件新衣服。」

「我會和她說的。」雷少校急忙說道。

他的眼睛始終不敢正視艾薇娜。她曉得父親絕不會和璜妮達說的。

雷少校像女兒一樣，深深畏懼自己的繼室。

「璜妮達無權決定我的未來。」艾薇娜堅持，「那應該由你作主，爸爸！等戰爭結束後，能不能讓我回英國去？媽媽在那兒一定還有些親戚。」

「就算他們沒死，也不會理我們的。」雷少校憤憤的說，「我高攀不上他們的女兒，哼，我不配！他們要找個比我好的金龜婿，他們根本就瞧不起我，哼！我寧願餓死也不會要他們一分錢。」

他並沒有像艾薇娜所想的那樣清醒。

他越說越火，聲音濃厚含混，到後來拄起拐杖，一拐一拐地朝外走，碰的一聲關上大門。

艾薇娜跌坐椅中，雙手搥臉，這一切要到何時方能了結呢？她痛苦的自問。

回想過去，家裡充滿著溫馨，洋溢著歡笑。憶起母親，艾薇娜覺得自己無法再這樣下去了。少校在婚後一直駐守在直布羅陀，直到五年前才調到里斯本，艾薇娜清楚的記得他們在直布羅陀的家。但是初抵里斯本的生活卻最令她難忘。她彷彿見到母親輕快的走進房間，金髮閃爍，美麗溫柔，艾薇娜總是跑著過去迎接她。

她會把艾薇娜緊摟在胸懷，親暱地呼喚她，「艾薇娜，小乖乖。」

淚珠簌簌流下，她恨自己為什麼沒和母親一起染上霍亂，這樣她倆就永遠不會分離了。前綫的傷兵把霍亂帶回後方，凌虐了整個城市。他們蒙受了法軍和霍亂的双重侵襲。

她憶起父親出征時，英俊挺拔，神采飛揚。

「別哭，親愛的。」他安慰母親，「我們很快就可以解決拿破崙的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回來。」

時光飛逝，少校歸家時，身受巨創，瀕臨生死邊緣，而妻子也早已不在人世。

「法軍太強，我們永遠打不過。」他喪失了鬥志，意氣消沉地告訴別人。

這些話往往使初抵葡萄牙的新兵沮喪，既打擊了士氣，又破壞了宴會的氣氛。許多舊日的伙

伴都逐漸不再邀請他。

爲求重新振作，忘却痛苦，他開始酗酒。在一次酩酊大醉中，他帶回了新夫人。

艾薇娜面對繼母，毫無心理準備。璜妮達看到艾薇娜也是又驚又怒。

「我以爲你的孩子只有兩三歲，你怎麼不早告訴我？」她嫌惡地瞪著艾薇娜。當時艾薇娜已十四歲，呆若木雞的看著這黑眼濃眉衣著俗麗將成爲她繼母的女人。

「來，妳倆交個朋友。」雷少校快活的說，他醉得醺醺然，此刻，世界對他是美妙萬分，人皆可愛。「親一下，以後妳們彼此都有個伴。」他說。璜妮達眼光充滿仇恨及輕視，而艾薇娜駭異地噤不作聲。

儘管璜妮達深恨艾薇娜，儘管她使盡手段迫害艾薇娜，艾薇娜卻是她吐露心曲的唯一對象。因爲除她之外，她找不到別人可傾訴。現在，她又再向艾薇娜嘮叨。

「我就獨自赴宴。」她說，「可是，萬一，萬一沒人睬我，沒人和我說話，那怎麼辦呢？」「他們會和妳說話的。」艾薇娜說。

她太瞭解繼母了。知道她現在又陷入情緒低潮，覺得人人都看不起她，此時的璜妮達會認爲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和妳作對。

「妳交遊廣闊，再說又有這麼多值得慶祝的事，到時人人都是一團高興，不會不講話的。」璜妮達微笑了，陰鬱的眼神暫時消失。

「說的也是。我今天才聽說他們在潘隆那一役，俘獲許多西班牙約瑟國王的珠寶，有好幾大

車哩！」

「有這麼多嗎？」艾薇娜輕喊。

「可多著呢！有金幣、珠寶、名畫、家具及各種綾羅綢緞！」璜妮達告訴她。「咱們軍隊把約瑟國王及那些貴婦攜帶的美酒美食，吃了個過癮。我真希望也在場，一定可以撈一票回家。」

「聽說有許多人死在這次戰役中。」艾薇娜靜靜的說。

「妳不能指望戰爭沒有傷亡呀！別管這些了，我今晚的禮服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準備好了。」艾薇娜照實回答。

沒人比艾薇娜更清楚了。她澈夜未眠，忙著替璜妮達修改禮服，燙平花邊，縫綴絲帶。在里斯本的女人有好幾年都沒穿新衣服了。她們千方百計盡全力修改原有的舊衣服以符合時式，樣式則依據偶然由巴黎進口的一件過時時裝，或懇求新由英國調來的軍官們描述倫敦聖詹姆士街的時裝款式，或在卡爾頓廳裡被攝政王款待的那些愛人的服裝樣式。

今夜的舞會將在皇宮舉行，全里斯本的人都為此興奮激動。

「誰是韋伯爵呀？」艾薇娜邊問邊取出璜妮達的晚禮服，放在床上。

「一個有錢的英國伯爵。」璜妮達聳聳肩。「如果當初我沒笨得嫁給妳那倒霉的鬼爸爸，我就會嫁給這種男人。」

艾薇娜對此無話可說。她心理明白父親是璜妮達嫁人的最後機會，璜妮達根本就趁父親醉得人事不知，沒時間反悔前，閃電下嫁。

艾薇娜私下相信當初父親根本就沒有向璜妮達求婚的打算；就算有，也不是指婚姻，而是逢場作戲的一句玩笑，和他對那些歡場女人所提的肉慾要求沒有兩樣。

「把我的披肩、扇子及梳子拿來，其他東西也給我準備好。」璜妮達專橫的命令。

艾薇娜溫馴的服從，她已習慣這種被呼來喝去的女傭生涯。

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歡呼，她倆同時跑向窗口。

平時狹窄的街道上佈滿又饑又病的乞丐，懨懨地靠在牆邊或坐在階沿。

此刻這些乞丐已被人群驅散，成千上百的人從各處湧到，等著看究竟是那位大人物蒞臨。

「這一定是剛抵達的貴賓。」璜妮達整個身子都探出窗口，興奮地嚷。

兩匹駿馬裝飾得燦爛輝煌，昂首闊步，神采奕奕地走過街頭。後面是輛密閉式的馬車和一隊身著鮮紅外套、雪白長褲的士兵，兵器閃閃發亮，一望即知剛由英國抵達。

騎在領頭駿馬上的是兩位時髦優雅的紳士，一位年紀較長，另一位則年輕英俊，儀表出衆，晒成褐色的臉龐將他的藍外套及雪白的領結襯得更加瀟灑出色。

「他們是誰？」艾薇娜喘息地問。

「今夜舞會的貴賓。」璜妮達双眼閃亮，興奮異常。

「老的那位是新任大使，至少大家都這麼講，另一位一定就是韋伯爵了。」

「他是那麼超群出衆。」艾薇娜想，寬闊的肩膀及英俊的儀表，難怪璜妮達和其他女人都渴慕地盯住他瞧。

里斯本的市民從未見過這麼風度翩翩、衣著考究的紳士。

威靈頓將軍的部隊由於行軍作戰，個個都顯得彪悍粗壯，不然就是缺胳膊斷腿傷痕累累，制服也久經日晒雨淋，破爛褪色，補釘處處。然而指揮官只要他們精神旺盛，射擊精確，就算他們看來像稻草人都沒關係。

可是這兩位英國貴族看起來多麼不同，雪亮的皮靴、考究的手套、雪白的領結及長褲，一看即知出自一流的手藝。甚至連他們馬上英姿，都顯出他們的不凡，難怪里斯本的市民要為他們歡呼。

「如果我有件新衣，該有多好！」璜妮達喊，「以前誰都誇我是美人。但是現在穿這種舊衣服，絲毫都顯不出我的美麗。」

艾薇娜沒有作聲，她根本就沒聽到。她在注視韋伯爵，想起父親一度也那麼驕傲自信、溫文挺拔，是個標準的英國紳士。

「英國男人看來就該是如此，態度莊嚴自信，待人和藹文雅。」艾薇娜告訴自己。

從韋伯爵注視群眾的眼神裡，找不出絲毫的輕視嫌惡。他對群眾展露的笑容，也絲毫不予人有降尊紆貴的感覺。可是他看來就是那麼高貴不凡，就像來自天上的神祇。

「和他談話，不知會有什麼樣的感受？」艾薇娜沉思，「他會說些什麼？他的談吐是不是也和他的儀表一樣超凡脫俗？」

父親的朋友、常來家裡的軍官和那些驅車的貴族人士經常對四周的窮人不理不睬，擺出不屑

一顧的神色。

她突然一陣衝動，轉向繼母。

「今晚帶我去好嗎？」她懇求，「我保證不惹人厭，我們可以說父親病了，由我代替參加。我可以及時趕出一套晚禮服。妳那件藍色的舊禮服反正不穿了，我可以把它燙平，加一層棉紗蓋住，再縫上幾條絲帶。請妳帶我去好嗎？」

瑣妮達驚奇地凝視著她。

「妳瘋了？」她終於說，「妳以為我會和女人一同赴宴？我一向不愁沒有男人陪伴，再說我早就講過，妳只能算是我的傭人，得服從我的命令，別的事少作夢！」她兇狠的說下去，「我家裡容不得妳。我才是這個家最重要的人；我才是一家之主，妳明白了嗎？給我好好記住。」

她逼近艾薇娜，捉住她的肩膀，將她朝窗口一轉。

「妳想去追那些英國男人，是不是？」她惡狠狠的說，「我告訴妳，等妳再大一點，我就會把妳給弄出去！我可不是笨蛋！我不會讓妳那頭漂亮頭髮和英國膚色把我襯得像個老太婆。再過一年，妳就得給我滾蛋，再哀求也沒用。」她惡毒的大笑。

「我才不管妳的遭遇和下場，那些阿兵哥無疑會歡迎妳陪他們睡覺；不然，妳也儘可以餓死路旁。我才不管妳呢！妳先把事情搞清楚，再求我帶妳去參加舞會。」

她猛甩艾薇娜一耳光，然後若無其事的坐在梳粧台前，放下一頭黑髮，開始梳理。

有好一陣子，艾薇娜怔怔地凝視她，眼眶裡蘊滿淚水。她緩緩抬起雙手，撫著火辣辣的双頰

，楞在那兒。

「拿熱水和乾淨毛巾來，還有襪子及內衣。」璜妮達命令道。

艾薇娜機械的服從著，繼母的威脅却一直縈繞在腦海中，喻喻回響。

璜妮達說到做到。艾薇娜並不傻，她曉得璜妮達講的是真心話。到今天她才曉得璜妮達決心要撞走自己，甚至會不擇手段。

她心情紊亂，不知所措，找父親求救也沒用。父親正酩酊大醉的癱在樓下沙發裡，四周的空酒瓶翻倒在地。她明白自己跟他再講什麼也都沒用，只要他一喝酒，轉眼就會忘得乾乾淨淨。

她該如何是好？

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她腦裡。不論她是在替璜妮達洗浴、化粧、梳頭或穿衣，她都一直自問著。最後她替璜妮達扣上一條俗麗的項鍊，這是家裡僅餘的飾物之一，值錢的飾物早就典當一空，付了酒帳。

「妳父親前天晚上提到一條上面墜著一個小鑽石的項鍊。」璜妮達突然開口。

艾薇娜驀地呆住了。

「妳曉得他說的是什麼嗎？」

「不……我不曉得。」

「我猜這恐怕是妳母親的項鍊，上面真的有鑽石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不……曉得……我……記……不清楚。」

「如果你敢撒謊，我會把你的骨頭都打斷。」璜妮達恐嚇地說。

「如果你要的話，我：會替你找找看。不：不知：能不能找到。」

「妳今晚就給我找，妳父親的房間，還有妳母親的箱子，每個角落都仔細搜一遍。這樣我出去時，妳就不會趁機偷懶。」

璜妮達站起身，審視鏡中的自己，滿意的笑了。

「我有個預感，今夜一定會玩得很高興。」她說，「我依舊美麗迷人，這點我十分確定。我仍可以吸引男人。當然，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，要對自己的美麗有信心。」

她略為轉身，從另一角度審視自己，又笑了。

「馬車來了嗎？」

「二十分鐘以前就到了，我告訴過妳了。」

「既然目前沒有男人伴我上車，我就賞妳這份護我上車的榮幸，這就叫廢物利用。等妳那死鬼父親醒來，妳告訴他，我明天要他好看。」

她轉身朝門口走去。

「至於妳，」她警告，「找不到項鍊，妳自己曉得後果。」

艾薇娜目送馬車駛遠，才讓老僕荷西關上大門。荷西伺候他們有五年之久，是個半聾的老人，不管用了。

艾薇娜上樓到自己的房間，那是間小閣樓，夏天酷熱，冬天嚴寒，連給僕人住都嫌太差。

她關好門，在屋角跪下，掀起一塊鬆動的地板，取出個小包囊。那是她所有的財富——一小撮母親的頭髮、一條絲帶、一個母親生前常戴的小戒指和那條項鍊。

項鍊包在紙裡，艾薇娜顫抖的打開它。

項鍊小巧，上面鑲嵌的鑽石並不值錢，然而在艾薇娜眼中卻是無價之寶，因為裡面珍藏著母親的小畫像，這是她對母親僅有的回憶了。

小像畫得很美，圓潤青春的臉龐、湛藍的眼睛、美麗的柔髮，看來就像天使。艾薇娜凝視著那張小像，渾然忘卻時間及其他一切。

然後她親親它，把它戴上。她體型嬌小，項鍊鬆鬆的垂懸胸前。

她把戒指套上自己小小的手指，然後放下地板，以免被人發覺。

在寂靜的深夜，她常常會戴上母親的飾物，懷想著她。她以為父親早就把這些小東西忘掉了，她也從未向父親提起過。

她不寒而慄，璜妮達一向有辦法奪得她想要的東西，不管是用暴力或甜言哄騙，她總有辦法的。

剛才的毒打，使她背部仍像火燒般灼痛，手臂也痛楚不堪，她淚珠盈睫，但一觸到母親飾物時，內心突然一片寧靜。

她佇立窗前，街道寂靜昏暗。夜幕低垂，星光閃爍。蓦地，靈光一閃，她跳起身，抓起披巾圍住頭，往樓下走去。